

抒寫宇宙

憶好友李宇宙醫師

文 / 林喬祥 花蓮佛教慈濟醫學中心精神醫學部主任
佛教慈濟大學精神科助理教授

宇宙走了一個星期了，或許因為生活還是被原本就在進行的所有事佔據著，也或許心理上就是不想去面對或感受，除了email裡佳璇的文章跟一些朋友師長的回應斷續地提示著這件事之外，似乎打心底希望這一週就是跟過去日子一樣的一週，誰也沒少。

今天清晨起床瀏覽著幾年來和宇宙的信件往返，我知道不會再有新的一封了。瀏覽的信件當中有佳璇寄來的台灣精神醫學會通訊校對稿，看到了浩威等朋友寫的紀念文章。這幾篇文章像是替我說出了許多對宇宙的記憶、懷念與不捨，但卻又也覺得還有些什麼哽在喉頭。我想我需要一個我自己的過程。

今年三月底接到宇宙的簡訊，知道他在住院中深為病痛所苦，身受催折，只得想念故舊圖解一時之痛。難過之餘，覺得或許不該再繼續近兩年來的躊躇猶豫，於是簡訊回覆很希望用二十九日陪妻子雅玲回台大醫院接受手術時去看看他。結果二十九日那天在開刀房前等手

術結束時，就先遇著了宇宙的太太邱老師，原來宇宙那天也是一早就進了開刀房。邱老師提到那一陣子以來宇宙的狀況和家人的心情，苦痛中上帝是他們最大的支柱和信心的來源，而宇宙真的很喜歡朋友學生去跟他聊聊。那天稍晚我到了他的病房，雖然他原本灰白濃密的頭髮不見了，而且明顯消瘦，但是還是一樣的熱情、細心、健談、觸角敏銳，甚至知道些我還不知道的八卦。如果不是他那不時因難忍劇痛而緊皺的表情，談話時幾乎忘記了他正承受著的催折。他看著我帶給他的太魯閣錐麓斷崖和布洛灣的台灣原生百合的明信片，跟邱老師說「身體可以的時候，真的要來花蓮來住個把星期。」我跟他們約了可以的時候就來，一切都會妥善準備。天曉得我多麼希望他真的可以再來這裡走走看看。

宇宙在以前的信中就說過他「每次到花蓮，第一件事就是儀式性地看一眼太魯閣大山和錐麓斷崖，想像著，然後心

裡一陣細細地疼起來，不知何年才能再履大山。」一直沒有和他深談過卻又似乎再清楚不過，他總是因著掛慮什麼而寧可選擇自己承受細細的心疼。

自從知道宇宙生病之後，儘管不時心情翻攪，卻一直也不知道那翻攪著的究竟是些什麼，又該怎麼個對待？以至於連單純的關心和祝福也不知道該怎麼出口了。也許是覺得再怎麼樣的關心和祝福也沒有辦法減輕他身體上和心理上的痛苦和不適；也許是不知道用什麼樣的字彙話語才能表達自己深刻複雜的心意；最主要的，我想，還是我對於想像中將得要面臨的離別的恐懼和拒絕。過去幾年來，在幾個我自己所經歷的關鍵時刻和情境裡，像是唸博士班時的掙扎，接受指導教授嚴格要求時所感受的挫折感，與醫藥企業接觸而考慮是否「棄醫從商」

時的困惑，面對父親早逝和母親所造成的柔性負擔時的痛苦和疏離時，宇宙和我談他的想法、經驗、心得，談他的父母親，談他跟他們的相處，這種種的關心、理解和支持，都是讓我能夠走得過來的重要因素。或許，這些

於宇宙只是與學生或朋友相處時很自然的流露，這種身邊有一個亦師亦友、如父如兄的長者的安心與滿足，於我卻是難得而珍貴的生命禮物。

對於台大，有時會有一種遊子在外歸不得的遺憾。然而，漸漸的我自己清楚這遺憾並不是對於台大這個名器，而是對於無緣與當中精采的人相處與互動。這些年來，於公於私有機會能與宇宙相處、互動，讓這樣的遺憾少了許多。現在自己一樣選擇在醫院和學校實踐自己的人生；作為一個醫生、老師、或是朋友，我期許自己從宇宙身上所感受的，也能傳遞出去；而我的患者、學生和朋友如果能夠因而受益，他們也將會知道他們所領略的是來自我尊敬的宇宙。

林喬祥

寫於二〇〇七年五月

文中所提主角「宇宙」，為李宇宙醫師。與李宇宙的關係，從師長，到醫界同儕，轉而為朋友，讓林喬祥深感這段情誼的珍貴與難得。

李宇宙，一九五三年生，畢業於高雄醫學院，原任職台大醫院精神科，是國內精神科名醫，更是國內睡眠醫學權威。文筆極佳的他長年為《新新聞》等國內多個刊物撰寫專欄，所寫不僅是臨床所見，更多的是對社會現勢的觀察，並集結成《今天不寫病歷》一書出版。

二〇〇五年夏天，李宇宙發現罹患肺癌，積極治療，並選擇提前退休。李宇宙曾自承有三、四十年菸齡，對自己可能會得肺癌早有預感。罹癌後，李宇宙「從醫師變成病人」，兩相對照，突然覺得過去照顧癌症病患的經驗，彷彿是對他自已人生的一場場彩排。沒有太多的恐懼，在治療過程中，冷靜的李宇宙堅信在妻子、孩子支持下，一定能「活出紀錄」，後因肺癌轉移腦部，於今年五月十三日清晨病逝台大醫院。李宇宙雖不幸病逝，但醫者典範已長留人間。